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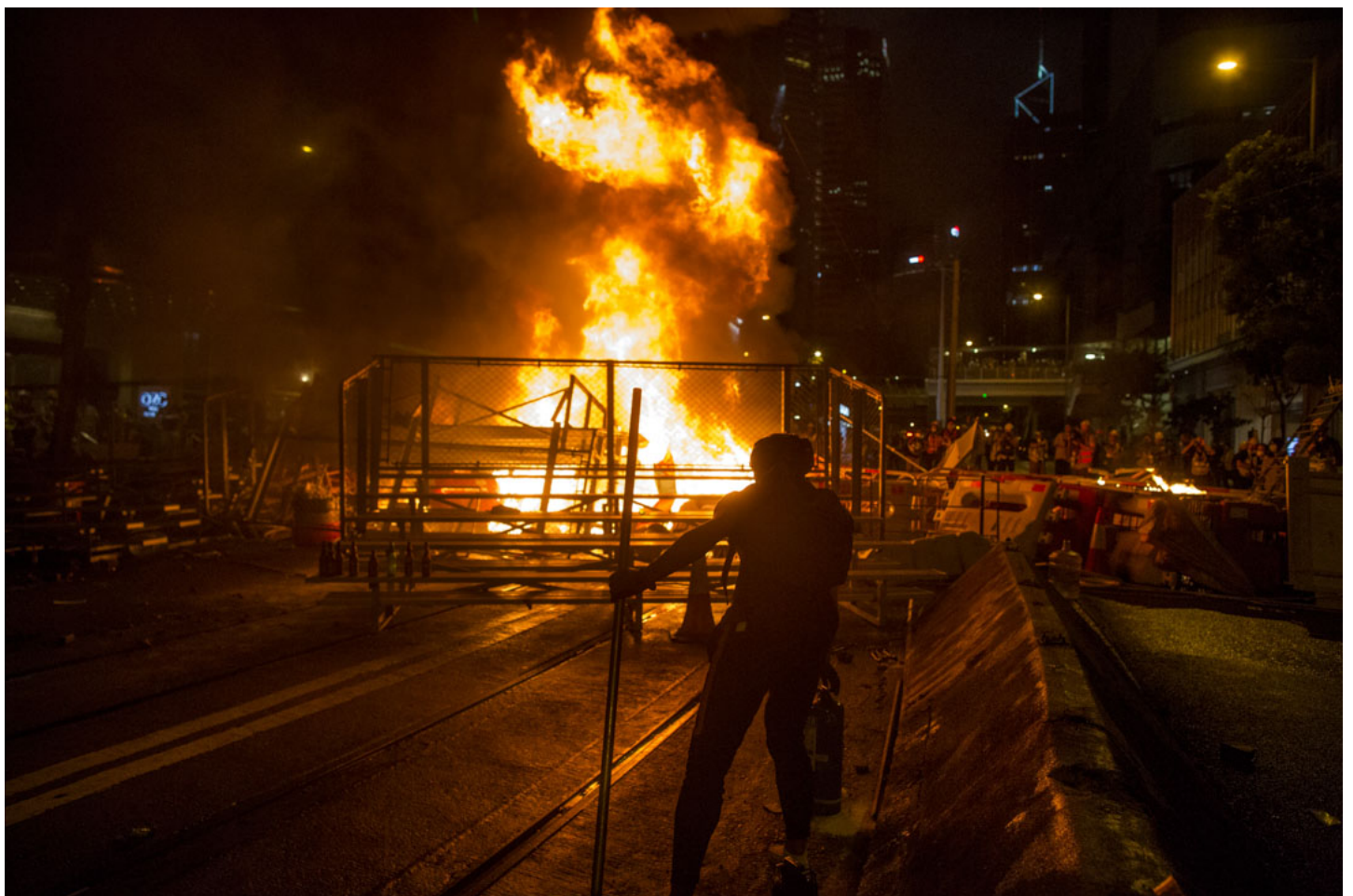
逃犯条例 广场

总编周记

总编周记：在香港，我开始闻到“二二八”的恐怖烟硝味

林郑行政长官应该反问自己：要在香港这一代年轻人的记忆里，打下什么样的历史印记？要留给建制派传人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端传媒记者李志德 发自香港 | 2019-09-03



2019年8月31日，示威者在湾仔警总外的轩尼诗道上纵火。摄：林振东/端传媒

周六晚上值班，电脑萤幕几个视窗同时开著：有外勤同事报回来的即时信息、网上的各路直播，也盯著其它同行的“不断更新”。

这天晚上，示威者不断转场，从原本的政府总部，到湾仔，接著过海到尖沙咀，再来就是警察在太子站内和车厢里的攻击、逮捕行动。这一连串被认为“太过火”的执法行动，引发还留在当地的示威者，连同出门关切的当地居民，聚集在旺角警署外头，高声指骂警察。

从直播画面可以看到，被示威者和愤怒街坊包围的警署门窗紧闭，一队防暴警察用长盾上下两层把警署门口挡得严严实实，窄窄的缝隙后头，展开一面橙色旗：“速离否则开枪”。

正当大家盯紧旺角警署的情况时，直播框里出现了两个一晚上没出现过的现场：柴湾和坑口，两个车站附近都有市民集结和警察对峙，原因似乎都和港铁无预警宣布停驶有关。情境都类似，有居民和参与示威者先和港铁人员起了冲突，坑口站还有示威者闯入砸坏设施，之后警察到场，和在场的居民/示威者发生口角冲突，警察举旗、驱散。

非常类似的场景，在之前曾经在黄大仙、深水埗、葵涌这些地方多次上演；上周六晚上转到旺角、坑口、柴湾；周日晚上，大围也因为区议员李世鸿等多人被捕，引来当地一班街坊在田心警署外抗议，久久不散。早些在青衣和沙田，直播画面都看到原本试图进入商场执法的警察，被民众齐声指骂，知难而退。

这所有的片断场景，都在发出同一个警告：香港的警民关系正在飞速恶化。这里的“民”，指的不只是公众印象里穿黑衣戴头盔口罩的年轻示威者，更有大批穿著汗衫趿著拖鞋下楼的男女街坊。他们不会积极上街阻路纵火掙(丢)砖，但却会被警察执法时的“大动作”或“小动作”激起素朴的义愤。

要知道，“示威者群体”的边界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种自我定义的心理状态，任何市民都可能在某一时刻，因为警察的过当行动让自己成为示威者，反之也会退出。指骂警察时，他们的身份在“街坊”和“示威者”之间游移，过去三个月，他们的情绪被时间和情势蒸馏如同汽油，不断泼洒在香港，一点火星就能引爆。

香港的现况，很难不让一个从台湾来的媒体工作者联想到，这是可能会发生“二二八事件”的恐怖气氛。

“二二八”的前因后果，读者应该都略知一二，这里著重要谈的，是那一根点燃汽油的火柴：

1947年2月27日傍晚七点半，一批查缉私烟的干员在台北市街头查到一名中年妇人贩卖私烟，查缉员将私烟和妇人身上的钱强行没收时，妇人苦苦哀求。不耐烦的查缉员用手枪枪柄打得妇人头破血流。围观民众心生不满，上前殴打查缉员，一位被路人抱住的干员开枪以求脱身，正好击中在旁围观的一名男子胸口，男子隔天死亡。二二八事件从此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以国民党派兵登陆，全岛清乡镇压结束。

天佑香港，这样的场景迄今没有在香港发生。但想想三个月以来，香港多少次走在刀锋边缘：

7月13号晚上，如果那名跳桥的少年没有被拉住？

7月21号晚上，如果两个白衣督察调头走后，有市民被白衣人攻击时突发重病身亡？（不要说不可能，不就有一位打人打到一半倒地的。）

7月30号晚上，如果刘Sir的霰弹枪走火了？

8月25号晚上，如果指吓著群众或者传道人Anthony那把左轮枪走火了？

香港警察发射的几百发催泪弹里，如果有一发像1987年7月5日韩国警察打死大学生李韩烈那样打中一位香港年轻人的后脑？

我肯定还漏了很多场景，但就只是上头的这些“如果”，只要发生一件，香港早就火光冲天，这光是想起来都让市民和观察者寝食难安。但现在的情况是：警队“止暴制乱”的动作愈来愈大，视用枪纪律为无物的督察被捧为英雄，警察和至少一部分市民的仇恨叠加起一层又一层。过去一周，警民冲突遍地开花，但独独从林郑月娥特首领导的政府和警队的作为，似乎认定了上头这些情况一点都不可能发生。这究竟是哪里来的自信，相信运气的轮盘永远不会转到那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的点子上？

一位在中国大陆好知名的官媒高层前阵子来到香港“采访”、“交流”，他在电视上宣称香港的“核心示威者‘只有’几千到一万人”，言下之意，香港政府应该完全有能力“处理”他们。

但这种想法太轻忽现况，就算退一万步，承认“‘只有’几千到一万”这个数字，但几千到一万人分散开是一件事，集中起来又是另一件事。试想：如果意外爆发严重冲突，导致同时有“几千到一万”人集中围攻旺角、黄大仙或田心警署，那会是什么状况？

二二八事件当年，围攻、烧毁专卖公署的民众，可能连“几千到一万人”都不到，而且当时台湾还在战后军事管制体制底下，但那个后果是什么？后果是至少在那一代台湾人里，有一部分人终其一生敌视国民党政权，即使事隔七十年，他个人和二二八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马英九，从执政前到卸任后，直到今天还在四处向当年的受害者家属道歉。林郑行政长官应该反问自己：要在香港这一代年轻人的记忆里，打下什么样的历史印记？要留给建制派传人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示威者一方也出现了让人心惊胆跳的情况，它具体表现在湾仔警察总部前的大火，一开始，原本只是常见的纵火防御，迟滞警察推进，但放了火控制不住的结果，是它几乎烧到旁边的饭店——事实上饭店门口的消防水柱已经启动洒水。接下来在周日，东涌、青衣地铁站的破坏行动，预告著不定向的暴力行为开始出现。它同样有巨大的失控风险，例如那一把火如果烧进了饭店，这场运动很可能前功尽弃，道德价值瞬间归零。

一旦暴力行径出现，警察、律政司就依照既定程序逮捕、追诉，再怎么同理示威群体的媒体和评论人，除了盯住程序和执法手段是否公允正当外，都很难去说这些行为的本身不该被追究。

但同样应该被理解的是，这些无定向的暴力行动起于一种极其深切的失望情绪，特别是林郑行政长官直白地说出：“(五大诉求)不是不回应，而是不接受”之后。

我们喊破喉咙的一件事是：暴力行为，不要去脉络地看待。彻底阻止它的方式，是追究它发生的原因。台湾前阵子有一部很受欢迎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描述一起“变态杀人魔”的故事，剧中有一位律师希望一位被害者家属配合对杀人犯做精神鉴定，理由就是：如果要防止之后再有这样的人，就应该认真找出他犯罪的原因。

戏剧是假的，理念是真的。任何“被视为犯罪”的行为都不应该简单看待，何况一股卷动全香港的风潮。“违法达义”的讨论不是在庇护暴力犯罪，而在于提示政府面对问题的根本：这是一场政治事件，但香港政府一再将它降低为治安事件，认为只要责令、支持警察“止暴制乱”就能解决问题。现况是政府高层仍然不愿意面对现实，继续一手汽油一手火把地走著钢索。

有一些论述把示威者和政府/警察的责任放在一起衡量，这是错的。谁有权力、谁受著被纳税人的供养，谁就有最大、最终和不可移转的责任。有权力者尸位素餐，任令事态恶化而拿不出办法——居然还能念起自己去不了商场和发型屋——这才是最大的罪恶。

反修例运动



热门头条

1. 独家专访：那位下跪挡在警察枪口前的传道人
2. 在加拿大开跑车“炸街”的大陆留学生，为什么反对撑港游行？
3. 831全记录：示威者于湾仔纵火，在港岛九龙多处转移；再传疑似警察卧底曝光，特警进...
4. 专访朱凯迪：利用黑社会成为镇压机器会成为香港常态吗？
5. 专访新民党前政策总裁袁弥昌：建制派将面对“毁灭式打击”
6. “香港之路”：港铁三线市民手拉手成人链 黑夜中照亮狮子山
7. 专访曾钰成：我希望各方面能迷途知返，或是物极必反
8. 陈纯：举报、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极权主义
9. 早报：路透社公布林郑闭门会议录音，林郑称自己无法辞职，中央不会出军
10. 一个勇武年轻人的自白：你解决了问题，这帮人就不会出现

编辑推荐

1. 以抵抗为救赎：亚马逊雨林深处的年轻一代
2. 徐子轩：巴西保护雨林不善，为何会受到欧盟各国施压？
3. 刘锐绍：林郑的“撤回”与辞职传闻都只是缓兵之计
4. “人民币台币港币都想赚”，当台湾奶茶遇到政治表态
5. 抢滩越南，大陆商人被台商抛在身后
6. 爱国与爱教：梵蒂冈与北京的博弈走向何方？
7. 异见艺术家巴丢草：创作时把自己代入香港示威者角色，我不再想到恐惧
8. 除了选票还有什么？在欧洲寻找公民参政的其他路径（下）

9. 萧仁豪：反修例运动中，卧底策略的三大得失

10. 除了选票还有什么？在欧洲寻找公民参政的其他路径（上）

延伸阅读

读者来函：香港特色的内战

虽说香港好像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或内战那样，但千万不要误会，这不是一般的无政府状态，也不是常见的内战。政府再没有能量管治下去，但这台机器仍然以既定的行政程序每天在运作。

读者十论：陆港的不同步

“读者十论”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

萧仁豪：反修例运动中，卧底策略的三大得失

谈到职业伦理、警民互信，那么这个问题不论在哪里，都仍会有其共性，仍然是职业人士需要自持的事情

武力失控、恶性循环、投诉无门、中央支持：香港警队正失去制衡？

“不排除当警队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有政治角色时，警队高层会更多思考自己在整个国家和香港的政治位置。”

专访新民党前政策总裁袁弥昌：建制派将面对“毁灭式打击”

「我在特首選舉後有一個寄望，希望將建制派拉去更加中間，中間一點對他們來說沒有壞處的，又可以讓多些人喜歡你。」兩年後，袁彌昌已辭退建制派的工作，擺在他面前的，是全面管治權、林鄭專橫和建制派淪為「掣掣」機器這三座大山。